

书院 思与在

从《融入野地》到《丑行或浪漫》，

无论是散文或是小说，

张炜的文字中始终透射出对故土深深的眷爱和依恋之情。

《书院的思与在》更是此情此感的延续。

本书收录了张炜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最新散文，

在这些篇章中，

作者用平实的笔调抒写了自己对书院生活、对世界、对文学的深度思考。

张炜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书院的思与在

张炜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院的思与在/张炜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4. 11

ISBN 7-5633-5021-7

I. 书… II. 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595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10 字数:180 千字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1 0000 册 定价:25.00 元

如果发现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匆促的长旅

—

《山花》和《贝壳》

现在回想起来还心存感激：我们初中时的校长喜欢文学。他倡办了一份叫《山花》的油印刊物，并且制作漂亮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。我们于是在他的鼓励下起劲地写稿。这种热气腾腾的文学生活幼稚而纯洁，一生难忘。有时想——现在想，那时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吧。反正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是从此开始的。“我们”两个字，包括了六七个初中同学。后来我们当中的三个没有接着上高中，就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劲头，凑在一起更起劲地搞起了“文学”。主要是写诗。我们模仿了被禁读的诗，包括徐志摩哼哼呀呀的爱情诗等。

我的第一篇小说《木头车》就是没有上高中的这一年写的，七三年春天又改了一遍。后来这篇小说收在我的短篇小说集《他的琴》中。七三年我终于上了高中，继续写作，不知深浅，戏剧、诗、小说、曲艺，简直什么都敢写。

七五年发表了一首诗，最初收在一个红皮集子中，欣喜传看中

弄丢了,很可惜。

我们初中和高中的文学气氛极浓,如今想一下,我是参与最多的几个人之一。

七八年考入大学,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是组织了一个文学社,并且办起了《贝壳》文学杂志,当然是油印的。第一期发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合写的一首秋天苹果园的长诗。它有顺口溜的倾向,但不知为什么,今天读起来让人觉得有一种非常丰腴的感觉。

孔子;程朱理学

孔子不是单向的商业和金钱思维,他对于世界的存在有立体的、全局的把握。所以他是极懂科学治理社会的人。人的欲望用来创造是力,用来破坏也是力,孔子知道这两种力的微妙复杂关系以及它们的运用方法。包括程朱理学,我只学了一个皮毛,但仍然感到里面有极科学的东西,有极伟大的思想。我们现在不愿细究,只凭道听途说去判断和批评,所以有太多的曲解。

人类的进步就是通过对欲望的种种把握,如限制和反限制的过程去实现的。中国古人比外国人,即比西方人更懂得其中的微妙。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是大处着眼的人,是治理国家生活的高手。仅仅是很痛快的发泄,在他们看来既不光荣,也不伟大。发泄没有什么难度,而在今天一些人看来,好像只有发泄才成了世上第一伟大之事业。这既是很浮浅的又是很怪异的认识。

“万恶淫为首”的提法,对于人类的生存之道而言,仍然得说是很科学的一种理解。只是现代的人将其曲解了。现代人没有勇气

承认这句话的深刻性,既不直爽,也缺乏信心。中国人不明不白地信了西人学说,模仿了西人习惯,所以才格外厌弃了程朱理学。

当然再好的学说,再深刻的洞见,推行到了极端也就有了问题,比如程朱理学。不过,我们今天将其从极端推回到一个适当的位置,正是应该做的。

读孔子,是在后来才有了一点心得的,从八四年至今,对照商业主义在中国和世界造成的损害,逐步对儒学向往起来。那时几乎天天读中国典籍,主要是儒家。我们北方人,特别是山东人,坐在泰山脚下读圣贤书,会渐渐深入一点地理解孔子。

剥削阶级,特别是中国皇室对儒学的推崇,弄得后来人对其倒了胃口。其实真理既不怕被利用,也不怕被歪曲。真理如同黄金,有时可以埋葬在土里,甚至是脏土里埋葬,但它出来后仍是灿灿闪光。我们因为一些不好的人和势力喜欢过儒学,因而就滋生出厌恶,其实是大可不必的,这种情绪是靠不住的。这种厌恶与儒学本身的质地没有什么关系。

现代的美国有好的东西,比如他们的单纯和天真,多民族性,对世界都有很大贡献。但他们的消费文化、不给精神留空间的纵欲文化,最终还是要毁了这个世界。我们可以问一句,今天谁最大地污染了这个世界?谁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?谁用掉了地球上大半的能源?谁让财阀统治和左右了国家?还不是美国吗?中国和世界要寻找前途,怎么非要全盘学美国不可?应该兼收并蓄,比如学学欧洲也比单单学美国好啊。

单纯讲国民生产总值,讲商业竞争,在单位时间内没有什么可以战胜消费文化占主导的美国,现在如此,将来恐怕也是如此。但

是这与真正的人类幸福无关。美国道路的可怕,在于这样下去人类将不能持续地发展,更不能拥有自己的明天。

现在正学美国的发展模式,一切都试图让欲望开路。这是可怕的短视行为,是自毁之路。我们就是不信美国式的野蛮要比其他的野蛮好,因为我们知道,凡野蛮都是不好的,都是文明的敌人。许多现代的致命疾病都是西方式的野蛮催生的。这里说的疾病既指精神也指肉体。走纵欲之路就是走一条垂死之路、没有希望之路。

现实生活培养了一大批学美国的小儿科人物,这部分人往往是危害至深的,无论他们从事什么。美国文化中好的东西,与中国文化中好的东西也有相通之处,但奇怪的是有人认为那根本不是美国文化。

鲁迅,反潮流精神

鲁迅的伟大,在于他的不以时尚潮流为标准的理性。这是极难得的。前后一致的反潮流精神,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。一个思想家只有有反潮流的勇气,才会最终贯彻理性。独立精神,理性,仁慈,这就是我理解的鲁迅。现在是推崇纵欲的文化,这是今日世界之主潮。看看现代的一些时新人物,再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,就知道是这种纵欲文化的应声小虫,怎么能指望他们?他们是毁灭和击溃中华文明的人,也是所有文明的敌人。

不管潮流如何,始终坚持思考怎样于人类有益,这就是鲁迅。

学鲁迅,就是学他的仁慈和理性,不随便跟风。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,但真要做到却是极难。我看到有许多“倔强”的人,其

实不过是最能跟风的人而已,不过是以“倔强”的姿态来跟随而已,他们对真正的个性化坚持既没有自觉,又没有认识,而且会产生直接的抵触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这其实也是认识能力的差异,甚至是先天的、血脉的问题。

初中看《野草》,非常震惊:因为第一次看这样的文章,发现了世上还能如此作文。这是使人解放思想的一种阅读,从此文学之路就有了门径。我当时朦胧感到,《野草》中跳动的,是一颗有别于所有人的心,无论多么美丽和忧伤的心,都比不上这颗心给我的触动更深。

也许就从那时起,我这一生都要阅读鲁迅了。我注定会一生阅读鲁迅,并从中吸收不绝的力量。在我眼里,鲁迅是一个完人,他清晰而又高大地走在前路上。鲁迅是文学的字典和辞源,当代的全部精神问题,我们几乎都可以从鲁迅这本大书里查到答案。

二

河与林

“芦青河”是我作品中的一个指代,它实际上指了所有的北方河流或胶东的河流。但最早的印象只是龙口的泳汶河。这条河发源于莱山,那是龙口境内最有名的山,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去祭过上面的月主祠,当时算是天下名山。莱山上直到现在还有月主祠的遗址。泳汶河流入渤海湾。到了春天,莱山可真是美,瀑布,山花,古树,到处青藤披挂。

泳汶河近海的一片茫茫荒野,往东的几十里是龙口林场,再往

东是龙口园艺场。二场之间的林子里,则是我的出生地。我出生前五年,我们家才从外地搬来。这片林子简直就是我的全部童年,它的大和美,它的隐密,不仅让我抒写不完,而且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表达得清楚。我为此甚至学过画画,想将其逼真地画出来,让它的面目更直观一些。不然,我想后来的人就全不明白这里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从今天龙口海滨的面貌来看,人们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还有那样一片林子。因为有了过去的痕迹。现在的人要破坏过去的痕迹,有多大力量,有多么彻底,看看这里的变迁就知道了。那些参天大树都哪去了?潮湿苍茫的林子哪去了?我印象中过去大海边上几十里的地方都是被林子包裹的村庄,村子里的人都有一种对荒野的敬畏和惊奇。这是我当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的。现在这一切消逝得可真干净。

对这片林子,我有一个梦想,就是在未来的一天里,能出现一些伟人让其复活。复活的办法就是先找出它原来的样子,然后再对照着去做。所以真实地描述它原来的品貌,就成了我的一件大事。我在这三十年里未曾停止过这种工作。林子的模样以及林子四周的人的生活情状,都被我自然而然地记录了下来。我记忆中,在我十几岁的时候,这片林子就开始被毁坏;不,在我出生之前一些年里就毁坏了不少。不过可能是因为它太大,也可能是当年人的毁坏力远不如后来的人大吧,反正这片林子在我当年看起来还是无边无际的。

关于这片林子,我写过的一个最真实的记忆性的东西就是短篇小说《问母亲》(《青年文学》)。这篇作品从我们居所的东南西北四

个方向如实记录了林子。我的目的就是在将来的一天有人会恢复它。当然这是个永久的梦想。我总是认为，毁坏这个地方的人是会受到惩罚的。

我们一家原来在外地居住，尚且如此热爱这里。我不理解那些当地人为什么对毁坏林子没有发起猛烈的反抗？更可怕的是，有的当地人就是直接参与毁坏的人。

我在林子中长到十六岁，而后回了栖霞原籍，那是山区。我记得只在那片大山里呆了一个星期，然后就走开了。我后来差不多是在整个胶东游荡起来，一直混到七八年。那时我看上去是一个失去了希望的、非常不安分的人，但内心深处还有许多幻想。

后来我又回到了龙口，那是八七年底。从那时到现在，我又在这里徘徊了近二十年。

今天我们修筑的万松浦书院就在河东残存的一片林场里，这片林场仅余两万六千亩松林，而且大部分是人工林。原来的自然林，那些蓊郁的大树，都没有了。好在书院离我的出生地不远，大约只有十几华里。这肯定也是梦想的一部分。

《古船》

这是我的第一本长篇。从二十五六岁打谱写，一直准备了三四年，于三十一岁这一年写完并出版。这之前主要是资料的准备，还有蓄力。有大量的阅读。

我当时想写一部“包含自己全部积累、用尽心力”的作品。我那时面对一般长篇小说的形式，也想有所改变。

我这之前的作品,现在看都是不可缺少的磨练。伴随我那些中短篇小说的创作,当然有漫长的阅读和刻苦的训练。我还为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而走访了许多地方。总之心灵里贮备了很多东西,技法上也做了不少探索,只想在未来的一天动用它们。

这个机会算是来了。《古船》既是一次完成,又是一次开敞。从此我朦胧觉得,将有无数的贮备经由这个出口而出。就像一条船找到了一个港湾一样,以后要有无数次的出航。这只是一个宏愿,能否实现还要看后来,也许还要迎接一生的考验。从青年到中年,这个考验果然很多,几乎从未间断过。但我没有屈服。

我每次写作的准备几乎都是精心的。我往往不写没有思考成熟的东西。但是我在平静如初的惯常写作中,另一些探索也从未停止过,它们的成果还会在后来出现。

第一部长篇出版了。马上有了各种评价,对我来说它的影响超出了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。有些争执是没有多少文学意义的,比如关于书中写到的土改部分。今天看这种争执的理由更是不足道的。

有个朋友今天谈到这部长篇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,引用了一位西方诗人的诗(不记得是谁了):“胜利的钟声敲响了,嫉妒的钟声比胜利的钟声敲得还要响。”

果真如此吗?但后一种钟声对我有什么用呢?我如果真的写出一部值得敲响这种钟声的作品,不是比什么都好吗?

《九月寓言》;“先锋问题”

《九月寓言》是我那些年里最好状态下的产物。那是我刚回龙

口的日子,心中有一种奇特的、真正的冲动。我好像游荡了二三十年,一朝归来,心情可想而知。我多么怀念自己的出生地!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让我动心。我对这里的一切总也不能无动于衷。于是,长长的回忆也就开始了。这部书成了一个归来游子的最动情的吟唱。

不断有人与我讨论“先锋”问题。其实我对这样的问题一窍不通。我对表面上的“文本先锋”总是怀疑的。我觉得真正的先锋是更内在的,由内到外,逼迫了文本,这才是真正的先锋。我知道许多作家的文学志向一开始就是做一个先锋,虽然这个目标对于所有作家往往都是遥不可及。谁都很难说自己已经是先锋了,但优秀的当代作家不可能不是先锋。从另一方面讲,也完全可以不做假先锋。

先锋可能不光是学学外国,比如学学翻译作品;先锋大概是一个时期文学大格局中全新的表达和表现,是最新的文学因素和思想因素,是一次次最大程度的文学自觉。

都学外国,争当“先锋”,弄不好也是一种庸俗。文学最忌庸俗。但学外国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,不过总要适度。先锋说到底还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。我们很难看到脱离了自己民族的所谓“先锋”。

如果仅仅是学文学理论、学写作学,弄不好会越学越痴。有人认为真正的好小说要怪得可怕(先锋),要有一种现代叙述和描写模式。其实文学(小说)是多种多样的。我们可能更习惯于那种较传统的描叙,问题是要写出一个时期最需要的文学,就要有一种新的特质。但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。

《柏慧》

《柏慧》前前后后的作品,也许是我一个时期里重要的、成功的作品。它们产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,所表达的激愤让人不太习惯。其实仅仅是激愤也还不够,对应一个时代,那时的人会有什么心情,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。

真正的激愤总是好的,因为它毕竟还不是很浮浅和廉价。

人变得没有激愤了,这多么可怕。

我眼里的真正优秀的作家,是必定走在许多人的认识前边的。我们不一定是优秀者,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。那些批评《柏慧》的文字,在我看来并未得什么文学要领。这样的批评文字一丝都打动不了我。

三

所受的影响

我从十九世纪的作家那儿发现,他们关心的往往都是一些“微不足道的小事”。这些事使他们痛苦不堪,揪心。比如托尔斯泰。我写《古船》时受他影响很大,我的面前常常闪动着 he 朴素而高大的身影。

其次受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影响很大。

真诚的力量长久而永恒,向善的力量是最有感召力的。这是我对《复活》的看法。在一个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,一个作家多看托尔

斯泰,特别是《复活》,会让灵感和良知一起复活起来。

托尔斯泰的影响被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接收了。今天不是一个接收大作家的时代。我们往往把微不足道的小伎俩小聪明看得太大,而把真正伟大的心灵忽视掉。我们把给这个时代贡献了新思想和新艺术的作家忽略了,却把一些用心媚俗的小聪明夸大了。

看一个作家是否重要、有个性、有创造性,主要看这个作家与其时代构成了什么关系。是一种紧张关系吗?是独立于世的吗?比如现在,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,发泄和纵欲,是一个潮流,在这个潮流中,我们的作家扮演了什么角色?是抵抗者吗?是独立思考者吗?

不,许多人,包括我们自己,大量的仍然还是唱和,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这个潮流。

而真正的作家,优秀的作家,不可能不是反潮流的。

庙堂和江湖都是一样坏的——有人这样说。但我认为许多时候,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,江湖气往往比庙堂气更坏。“江湖”一般是流氓无产者在文化上的代表。

学托尔斯泰,学鲁迅,就是不做潮流的应声小虫。现在要紧的不是学现代派之流,因为这种潮流,在今天已经沦落了,大多成为美国金钱文化的共谋者。回过头来,我们学学鲁迅,学学俄国十九世纪那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,大概才是最受用的。

马尔克斯

马尔克斯是独创性极强的一个艺术家,他永远有感召力。他的才华迷人,而且不分国度和时代。但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只看了他

的几部中短篇小说,后来才看了《百年孤独》。这个时期福克纳是我最常读的作家之一,尽管他的可读性差一些。

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、《异乡客》真好!可以说百读不厌!

我想模仿总是不可怕的,可怕的是永远自得其乐。最后还是要走向自己的灵魂。马尔克斯是几十年中译过来的最优秀的作家,在中国,最后谁的影响也没能超过他。但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,他仍然比不上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大作家们更重要。我这人比较落伍。

村上春树这一类在我看来是无聊的。他们在中国有大量读者,说明这些读者不值得更好的作家为他们写作。一个作家为谁写、满足谁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大器。为迎合“大众”而写,只为了让他们“喜闻乐见”,没有一个是才华的作家。

意识流

福克纳的意识流可能是真正的、高明的。这是我自己读翻译作品时的感受。究竟怎样,还要问翻译专家,向他们请教。我喜欢他的,主要不是他的意识怎样“流动”,而是他自我沉迷的深度。他很倔强。他几乎从来不管什么“大众”,一般情况下并不迎合谁,这个品质了不起。好作家从来不怕“大众”冷落。想尽办法去取悦“大众”的,常常是一个行当里的混子。“大众”的要求是需要折中的,作家把全部个性都搭上,还是难以让那么多人满意。

不少人将福克纳与海明威做了比较,因为他们都是影响中国读者很大的、同时期的美国作家。喜欢其中一个的,往往对另一个就

讨厌。我觉得海明威的内力强大,节制。我们也许应该永远感谢他教给的节制。这种节制与商业时代是反着来的。商业时代是张扬和发泄。

福克纳内敛,沉迷,是南酒,有后劲。海明威是烈酒,但味道也好。

四

阅读;几个人物

我从很早起就接触孔子和屈原,还有鲁迅。在中学时,在我们《山花》文学社,那时就开始传看鲁迅的书了,《野草》给读得烂熟。孔子和屈原也读过,但不系统,所受影响主要是思想方面的。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,才慢慢深爱上他们。苏东坡也让我喜欢。《诗经》我当时能背许多。

托尔斯泰的书在中学就开始读,后来读得多了。八十年代初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书全都读了。俄罗斯时代的作家,译过来的书我几乎全读了。他们对我的影响不可能是小的。俄罗斯作家真是了不起。那种横跨欧亚大陆的精神,是任何国家的作家也没有的。所以我想,俄罗斯作家是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之外,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巨的一种文化和艺术力量。

索尔·贝娄和马尔克斯、福克纳,都是八十年代初读的。索尔·贝娄读得稍晚,但读得很多——译过来的几乎全读。契佛舍伍德波特等全读了,受益很大。中学时读中国白话小说极多,《红楼梦》、《三言》、《两拍》等一批全读了。

孔子的思想对山东人影响深远。现在我觉得他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资源。他的有些思想,原以为不对,后来才知道是理解错了。孔子的思想错的不多。孔子的思想对于可怕的商业主义时代,可用作最伟大的疗救。比起四大发明来,孔子的思想可能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更重要的贡献。时间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。中国的文学青年和中年们如果不读孔子,我不信会有大的成就。

鲁迅看起来反孔,其实是个真正的大儒。他身上孔子的东西最多。他有儒家的入世和正气,有思辨性。他是从孔子的路上走来的思想家。而当时的胡适林语堂一类,也许是从老庄之路走过来的,或者受老庄影响较大。鲁迅身上最少的是庸俗社会学那一套。而许多时候,从五四前后到现在,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以这种庸俗为耻反以为荣。

我不得不说多次,我喜欢《复活》。托尔斯泰的执著寻求,雨果的浪漫,是十九世纪对我影响最巨的。道德是文学家和所有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。当然它不是一种僵死的概念。它是很具体的。

优秀的作家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者。当然每个时期真正优秀的作家会比通常认为的要少一些。文学是长跑,能跑下来的,大概不会靠模仿。

受他人影响的情况是存在的,但作为一个作家,首先就要像托尔斯泰和现代的索尔·贝娄一样,紧紧盯住自己。他们的一生都在写一部“长篇”,那是很长的一部书。

几部作品的情况

我是八四年七月调离机关,开始做专业创作的。这之前在档案